

## 第一章 | 惊悉叛乱

由远及近 急密的马蹄声如滚雷般充斥着双耳 扬起的浮尘蔽日遮天。

我心急如焚地催促着部队前进，快，再快点！

带领着部队进入斯比亚帝国第二天，我们就遇到了第一股叛军，虽然相对我两个军团7万人的部队来说，这小股敌军不算什么，但在后来几天，频繁遭遇的叛军让部队的行军速度直线下降。

我非常恼怒——照这个样子下去，我就算能一路打到圣都城下，恐怕也晚了。

在这时，一个偶然的事件启发了我：第二近卫团的一支侦察分队在突前侦察的时候遭遇到起码一个团的叛军，谁知这支由前神属联军组成的叛军二话不说，转过身去，撒腿就跑——因为我的这支侦察小队还穿着从魔属联军那里缴获的盔甲！

在接到这个消息时，我仔细权衡了一下利弊，最后下令全军收起黑暗行省的军旗，化装成魔属联军，全速向圣都进发！

魔属联军的装备被全部集中，交给前卫部队和后卫部队使用，魔属联军的大小军旗也被后勤官从角落里翻出来挂在旗杆上重见天日，再加上我军全数配备马匹，还真符合魔属联军“来如雷霆、去如疾电”的风格。

现在我麾下士兵的武器装备就大多来自魔属联军，在土城之战中还缴获了很多魔属联军的军旗，所有的马匹更是魔属联军的财产，打扮起来活灵活现。当遇到亲近行省的军队时，我的情报系统会提前通知他们；当遇到叛军时就杀气腾腾地冲过去！

而在叛军那边，一来他们早被魔属联军杀破了胆，二来更被我们这支“魔属联军”破坏协议杀入神属联盟的事实所震慑，三来斯比亚帝国也不是他们值得用性命去守护的国土……所以他们在更多的时候是选择放弃与我们的战斗，就算有抵抗也是象征性的。

我这一招，效果居然出奇的好！

我们本来就是斯比亚帝国的军队，对国内的情况非常熟悉。哪里有军需仓库、哪里分布着草场，我们就在哪里稍事停留。所有部队连轴转，前卫部队在第六天下午已经抵达距离圣都400里处。

这样的速度相当惊人，我们在6天的时间里从国境直达内陆，行进了差不多1200里！

而当天晚上，有关圣都叛乱的第一份情报就传回来了。

看到玛法的双眼隐含泪光，我差一点就从马背上栽下来。

“老大，圣都……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玛法以少有的沉痛口气说：“克里默·夏麦陛下和纳舍尔·福纳皇后已经在前天黎明时殉国。”

“你确定？”听到这样的话，我整个人呆住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菲谢特呢？！”

“陛下夫妇的消息是确定的……但菲谢特殿下不知所踪，有传闻说他在圣都叛乱前离开了。”

我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深吸一口气，放松握成拳的双手，问玛法：“主持叛乱的是谁？”

“是鲁曼！左相鲁曼带着部队杀进了王宫……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部队，战斗力相当强悍，此外，进攻圣都的还有其它帝国的军队。”

“鲁曼……他还有什么动作？”

“他在圣都局势稍定的第二天，前后派了几支部队出圣都，方向一致。”

“他会在这个时候派兵出去？”我用力拍打了一下脑袋，“难道是要去抓菲谢特的？”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玛法回答我说，“那我们是否要更改行军的路线呢？菲谢特在得知圣都叛乱后会有什么反应？我担心他会掉头回去找左相拼命！”

“我们应该相信菲谢特，他不是一个人；况且还有威伯和特纳西两位大叔在他身边，这两位大叔是不会让菲谢特蛮干的……”我紧握着手中的刀柄，考虑再三才说，“我们现在去圣都已经没有意义，应该立即掉转方向……我带第一军团绕过圣都，顺着圣都到暗月的路杀过去！你去告诉海尔特，要他的第二军团在圣都外围打探菲谢特的消息并骚扰叛军，务必要在这几日内让圣都的叛军收缩不出，一切都以菲谢特的安全为目的！”

“是！”

“告诉海尔特，圣都被敌攻占后已经不是我斯比亚的首都了……可以放手大干，不必有顾忌。”我补了一句，“但要注意一点，接到我的命令，就要立即撤离！”

“知道了，我马上去！”

第一军团立即掉转方向，数路齐进，杀向圣都去往暗月的第一个交通要道。

衔尾而至，数天没日没夜地疾进，我已经收拾了两支鲁曼派出追捕菲谢特的部队，正在全力追赶第三支。根据俘虏的供认，鲁曼到目前为止还没能得到菲谢特，为此，他派出了一共 4 支部队，还开出了 50 万金币的赏金。

离暗月行省还有七八天的路程，我的心也愈发沉重，如果不能及时救出菲谢特……那结果真不敢想像。

“报告长官！”一匹战马长嘶一声，在我身边停下，马上的传令兵满面浮尘，“长官在前面发现2万左右的军队包围着一个小城堡，看样子是想进攻！”

“知道城堡里是谁吗？”

“还不知道！”传令兵大声回答，“不过情报中说城堡下的是叛军！”

“把城堡下的叛军收拾掉！”我冷冷地下了命令，“派出翼人侦察兵，与城堡里的人联系！”

“是！”

我一挥手，身后部队从行军阵形转为战斗阵形。

首先是数十名传令兵扛起火红的旗帜奔向各处，火红色的是战斗旗，然后是10辆轻便马车在我身后一字排开，每辆马车上有一面战鼓和两支号角。

再一挥手，10面战鼓的鼓面一起震动，十乐章中的“围猎”一曲轰然响起——这已经是经我改过的节奏，乐声听起来激昂雄壮，阵阵整齐雄厚的鼓声就像是在每个人心中敲响一样。

在鼓声的引导下，左右两边各有两个团快速插上，还有两个团根据鼓声的命令绕过去包抄后路，我所在的中军就稍微拖后一点……整个阵形就如同一个巨人环抱的双手，将叛军牢牢地套在里面，这样的阵形在路上已经使用过多次，各支部队演练得非常默契，我不信这两万叛军能逃出生天！

部队以团为单位行动，先不急于对混乱中的叛军下手，而是在鼓声、号角声、马蹄声中完成了对叛军的整体包围。

我驻马在一个小山坡上，身后竖立的是魔属联军第二战区的军旗。在三四里外的地方，一个袖珍形的小城堡孤立在原野中——看这规模，应该是某位贵族为度假而修建的吧！

“报告长官，”参谋官对我说，“各团已经就位了！”

我点点头：“开始！”

首先上场的是近百支游骑小队，他们从各个角度冲入包围圈，在其中奔驰游弋。

叛军部队本就是在逃命，从他们散乱的队形上看，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抵抗。先前包围圈还比较大，他们可以很自在地跑来跑去。在包围圈逐渐成形之后，游弋在战场上的我军游骑兵抢先向落单的叛军下手。

游骑兵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暗月正规轻骑兵出身，经验老到，战法娴熟，他们每 10 人一队，手持长枪和强弩，如同猎杀动物一般追赶着四散的叛军。

徒步的步兵怎么跑得过马匹？在此起彼伏的哀号声中，散乱的叛军士兵大多被弩箭洞穿身体而仆倒在地；没被弩箭射倒的就更惨，会被冲上去的游骑兵用长枪结果……在连续的惨叫声中，叛军很快就自发地聚集起来形成了三“群”——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只是简单地挤在一起而没有任何主动有效的防御。

游骑兵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纷纷退出战场，由后面的大部队接手攻击。我身后的鼓声一变，一线各团化整为零，以营为单位对叛军发起攻击。

这是真正的战斗。

前面的士兵手持战弓，向散乱的叛军射出了第一批羽箭。羽箭射出的时机与各队的配合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不会出现有太多羽箭落空的情况，也不会出现一个敌人身中十几箭的浪费。

说起来，这弓箭真是好东西，只要能保持一定的密度，它们的杀伤力大得吓人。一个训练良好的营，5 次齐射就能瓦解同样数量的敌人。而且在近 10 天的长途奔袭作战中，我麾下士兵的战斗素质都大为提升；虽然他们对正规骑兵战法还比较生疏，但弓箭和骑术却得到了加强，应付这些小场面已经绰绰有余了。

一个翼人小队升上了天空，飞向城堡去与被叛军攻击的一方联系。而在他们身下的战场，已经是一片沸腾。

无数叛军被羽箭射中，飞溅而出的血雾色彩艳丽，犹如朵朵形状妖异的花朵在惨叫声中绽放，染红了大地，染红了原野，也染红了我的双眼……

他们是罪有应得，所有冒犯克里默·夏麦夫妇的人，我都不会让他好过。因为陛下不但是我的君王，也是我的长辈、我的亲人。

叛军在弓箭打击下伤亡惨重，队形又从紧密变得分散。在短时间里，我让叛军完成了从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过程；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他们已经毫无斗志可言。

但我胸中的怒火却难以压抑，于是拍马上前，面对蓄势待发的突击部队。

“战士们，你们经过了10天的训练，又经过了差不多10天的战斗，可以自豪地说，你们已经是老兵了。”我缓缓说着，“而眼前的这些人，他们是屠杀我国臣民的凶手！更是我科恩·凯达不共戴天的仇人！现在……我命令你们！握紧你们手中的武器，用你们的方式消灭他们！”

“是！”整齐的回答汇成股股巨大的洪流，在我耳边滚动着。

我“唰”的一声抽出黑铁刀，口里大喊：“突击……杀！”

“杀！”

4个近卫团全数冲出，展开后保持了大约半里宽的冲击面，密集的马蹄声震耳欲聋，洪亮的喊杀声直上云霄！

士兵们单手引缰，另一只手紧握着长枪或者战刀，不断地用装在脚后跟的马刺刺激马匹以提高冲击速度，他们平端着武器，裹着呼啸的劲风，带着凛冽的杀气！一道道烟尘在身后拉起，我的士兵汇合成钢铁的巨浪，势不可挡地冲向叛军！

看着这不可阻止的铁军，绝望的叛军哭嚎着逃命，人人只恨爹妈给少生了两条腿……不大一会，叛军就被追上，落在队尾的不是被

挑飞就是被撞翻！

每一次挥刀都有叛军倒地，每一次挺刺都伴随着叛军的惨叫，叛军士兵根本没有抵挡。在我眼中，他们是敌人，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微弱的浮尘，瞬间就会被涌动的钢铁巨浪吞噬——在刹那间覆灭。

杀！我杀光你们这群叛乱的畜生！割断你们的喉咙，再把你们踏成肉泥！我要用你们的鲜血、用你们的生命来祭奠陛下夫妇！

我狂舞着手中的黑铁刀，头盔、身上的铠甲，甚至我的脸上都被溅上点点血迹。如果不是主帅的职责束缚着我，我会更投入地加入这场对叛军的围剿——到后来，岩石干脆带着一队近卫把我给紧紧地围起来了。

大地在马蹄下颤动，死神在战场上留连。突击的队伍有如狂飙，追着叛军的队尾杀去；所到之处血雾弥漫，叛军士兵尸横遍野，死状千奇百怪。

不多时战斗已近尾声，战场上只剩下些零星的追杀。

“长官！”一个翼人军官飞到我身边，大声叫喊着：“我们找到殿下了！”

“菲谢特？”我猛地探出身子，单手把他拽了过来，“他在哪里？！”

翼人军官猝不及防，一声惊呼掉到了地上，手却还指着那个小小的城堡。

我心里一阵狂喜，转头向城堡看去。我的一个参谋官已经带着一队士兵站在城门下，而另一个参谋官快马加鞭向我一路狂奔过来。

“长……长官！”他一直冲到我近前才勒住马，兴奋的表情在脸上显露无遗，“……殿下，是殿下！菲谢特殿下毫发无伤！”

一听到菲谢特没事，我的喉头立即就被什么东西堵住，眼中有液体不可抑制地流下。呆立片刻之后，我两腿一夹马腹，向城堡大门奔去，身后近卫忙拍马跟上。

城堡下的士兵们下了马，动作麻利地清理掉门外通道上的叛军

尸体，城堡大门也已经被打开，几个身影走到城门下站定……有特纳西大叔，还有威伯大叔；而那个站在特纳西和威伯大叔前面的人，不是菲谢特是谁？！

在距离城门 50 步之遥的地方，我跳下了马背，将摘下的头盔扔到一旁，大步冲到含笑而立的菲谢特身边。

在这一刻，看着眼前好胳膊好腿的菲谢特，我竟然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才好。心中虽然有千言万语，却不知道从何开口……那久别重逢的狂喜、发现好友安好的欣慰、陛下夫妇殒命的酸楚，这些感情都在我的心中混杂着、翻腾着。

我的手动了动……菲谢特已经是皇帝了，我们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

“锵”的一声响，我们俩的盔甲撞在一起，菲谢特已经把我紧紧地拥抱住！

“科恩 好样的。”菲谢特在我耳边大声喊着，“我就知道你不会死！”

“菲谢特……”我不无后怕地说，“我真怕我回来晚了。”

我们分开身 久久凝视着对方——菲谢特的面容有些憔悴 而且眼眶也是红红的。

拍拍我的肩，菲谢特嘴唇动了动，好像是要说些什么，可还没有说出来，眼中却已经溢出泪水。

“看到你没事真好……”我的喉头又被堵住了，“我的兄弟！”

“我没事。”菲谢特终于说出了话，“我只是担心你 父皇和母后已经不在了，我不能再失去你这个朋友……”

“坚强起来 我的兄弟。”我看着菲谢特的眼睛说，“我们都必须好好地活着，这样才可以为陛下复仇，我们一定要把鲁曼那杂碎活刷了！”

“我会的！”菲谢特用力地点了点头，“你在我身边 就是我最大的依靠。”

“那样的话，请陛下自称朕。”我语气坚定地说，“现在陛下已经是我斯比亚帝国的皇帝了！”

“我……”菲谢特迟疑了一下，眼中随即流露出浓郁的悲切。

“陛下，不管我们怎样悲伤，这都是事实。”我说，“只有陛下名分确定，我军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民心才会归附。”

“科恩，”菲谢特点头说道，“朕明白你的心意了。”

“陛下！”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君臣了，但我希望……”菲谢特真诚地看着我说，“但我希望我们的情谊永远都不变，你依然是我的兄弟、我的臂膀！”

“我会的，陛下。”我点头，“我会永远把这份情谊放在心中，那是值得我一生珍惜的东西。”

“这样最好，”菲谢特一仰头，“让我看看你的军队。说真的，他们这副打扮很让我吃惊。”

“这……现在还有点小战斗，”我尴尬地一笑，“陛下的安全要紧，稍微等一下，可以吗？”

“你忘记了吗？菲谢特曾几何时怕过什么人了？”菲谢特双眉一扬，温和的眼神中流露出无比的坚定，“这些士兵为我而战斗，我应该和他们在一起。不但是现在，一直到我手刃鲁曼的时候，我都会和他们待在一起。”

“话是这样说没错，可现在这仗还没打完……”

“告诉我，我的科恩总督。”菲谢特淡淡一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会比我兄弟的军队里更安全？”

“你说服我了，我的陛下。”我点头同意，“请吧，这也是你的军队。”

我和菲谢特肩并着肩，纵马来到部队中，岩石急忙带着近卫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我们保护起来。

“岩石！”

“到！”

“传令下去，菲谢特陛下已经亲临战地！赶紧把魔属联军的旗帜收起来。”我对岩石说，“各团务必奋勇杀敌，给我干得漂亮些！”

“是，长官！”岩石掉头就要走。

“上尉，你等一下。”菲谢特叫住了岩石，转头对我说，“科恩总督，我要他们的指挥官。”

“没问题，陛下。”我点头同意，吩咐岩石，“活捉敌方军官，越多越好！”

“是，长官！”岩石快马离开，安排传令去了。

“这是你的近卫官？”菲谢特问我，“一个很精神的军官。”

“不止是他，这批部队都很精神，他们大多是神魔分界线三十六部族的族人；虽然才加入不久，但表现得很不错。”我回答菲谢特，“其实无论士兵们来自什么种族，只要他认真尽责，事情都是可以做好的。”

“真的辛苦你了。”菲谢特看着我，“你不知道，在你没有音信的日子里，我真是很担心你。”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说，“陛下，我们不是兄弟吗？不用说这些。”

听到我叫陛下，菲谢特勉强一笑，转头看着远处仅剩的一处战事。

两个野战团把剩下的叛军团团围住，马上的士兵们正绕着圈子用弩箭射杀敌人。活捉敌军指挥官的命令到了之后，部队停止攻击并后撤了少许；劝降的声音才响了几声，叛军群中已经有许多白晃晃的东西在摇动。

“打完了！”我轻声说。

“这是差不多两万人的部队，没想到就这样被打败。”菲谢特不无感慨地说，“曾经显赫无比的神属联军，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对了，陛下，我忘记告诉你。”我说，“在来这里的路上，我们

打败了十数支这样的部队，看起来神属联军的斗志已经垮掉，我们部队的伤亡相当小。”

“大概是对付同联盟帝国的关系吧！”菲谢特摇着头说，“虽然将领们利欲熏心，可士兵们大多是不能接受的。”

“这的确是鲁曼的致命伤。”我说，“神属联盟其他帝国的军队不可能长久地留在这里帮他；等这些军队一离开，我看鲁曼用什么来抵挡！”

“鲁曼之所以会叛乱，是因为有人在暗地里支持他，仅靠他一人还没这个实力。”菲谢特说；此外，你的存在、你这支军队的存在，才是他真正的致命伤。大家都以为你回不来了，联军军部的阵亡通知可能已经在你的几位夫人的手上了。”

“所以我们要马上到黑暗行省去，先把你安全的消息发布出去。这样一来，鲁曼就无法号令其他行省的总督。”我一字一句地说，“不管鲁曼背后的人是谁，我都会把他大卸八块！”

“先不说这个。”菲谢特说，“战斗结束了，让我检阅一下我们的部队吧！”

“是，陛下。”

虽然战斗才刚刚结束，但因为正规的法令与训练，各部队的表现却是有条不紊的。部队以团为规模排列成一个个整齐规范的方阵。

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方阵里，精神抖擞的军官用洪亮的声音报告着：

“黑暗行省第一军团第一近卫团向陛下致敬！”

“黑暗行省第一军团第五近卫团向陛下致敬！”

“黑暗行省第一军团第九野战团向陛下致敬！”

……

菲谢特面色郑重地把手横放胸前，向经过身前的部队一一回礼。

我在他身边，眼看着这位不得不提早挑起皇帝的重任为父母复仇的兄弟，心里感触良多。

菲谢特的心里一定也很苦闷吧！一个自幼生活在父母关爱中的王子，怎么能接受父母在同一天逝去……这是血淋淋的国仇家恨！他要肃清叛逆，要重建帝国，还要解救苦难中的臣民……有太多的责任了！

鲁曼有自己的武装，手下有大批走狗，甚至其他帝国和光明神殿也跟他眉来眼去……菲谢特要面对的敌人很多。可不管怎么说，菲谢特是我最要好的兄弟，他想要做到的每一件事，我都会尽力将其完成，不管我们的身份是否改变。

我前生没有什么朋友，也从未感受过友情的醇厚，今世这来之不易的情谊让我特别珍惜：4个叫我老大的兄弟，还有眼前这位亲密无间的陛下……他们陪伴着我成长，这根本就是整个身体与心灵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报告长官 战斗结束。”参谋官跑了过来，“我们俘获了叛军的最高指挥官，是个波塔帝国的少将。”

我转头看着菲谢特 菲谢特对我点头说：“我来审问。”

“就地驻扎 命令部队稍事休息。”我对参谋官说，“派人通知海尔特准将，立即向我们靠拢！”

“是！”

在我的帐篷里，我和菲谢特一起审讯这支叛军的最高指挥官。面色苍白的波塔少将是被两个身材魁梧的近卫夹着拖进来的。

“放下他！”我点点头说。

近卫们直接把他扔在地上——他根本无法站立，一身盔甲松脱且肮脏不堪，头发也是乱蓬蓬的。

“抬起头来！”我说，“你这条癞皮狗！”

少将从地上撑起上身，虽然满脸的尘土，却硬是对我做了个不屑一顾的表情。

“看来你不想说话？”我冷冷一笑，“来人 给我先打20个耳光。”

两个近卫抓住他的双臂，拉起他的上半身；一旁上来个军法处的

军官，两只手掌左右开弓，“噼里啪啦”就给了他20个大耳光。这个时候打耳光可大有学问，既要把他打痛，又不能打得他说不了话——军法处的人早就打过无数耳光，熟能生巧，也不怕会失手。

波塔少将痛苦地哼了几声，紧抿的嘴角渗出血沫，虽然还是不说话，可眼睛里已经流露出恨意。

“怎么，跟我装不怕死？你想骗谁啊！如果真不怕死，你在战场上跑什么？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看看你带的兵，就知道你什么德行。”我语气冰冷地告诉他，“你这样的脓包，本少爷见多了，我呸！”

他眼中的恨意更盛了。

“看你细皮嫩肉的，你一定是个贵族了？”我笑了笑，“其实本少爷最喜欢玩弄你这样的贵族……说说看，你是怎么当上贵族的？以你的表现来看，一定是舔了谁的屁股吧？”

“没有！”少将吼了一句，“我的头衔是世袭的！”

“哦……了解，那你这看到敌人就撒腿跑的德行也是世袭的了？说吧，谁叫你来这儿的？”我摸摸下巴，继续践踏着他的尊严，“说了，本少爷就大发慈悲给你点好处；如果你实在不想老实交代，本少爷也会让你开口的——哪怕到时你残缺不全。”

“你们……你们不是魔属联军！”波塔少将终于有了点反应，“穿魔属联军的军服是……是卑鄙的行为！”

“答非所问啊……再给他20个耳光。”我不以为意地摆摆手，“你回答本少爷的话可要注意咯！回答慢了，你会痛；回答让本少爷不满意，你也会痛；如果本少爷看你不顺眼的话……你还是会痛。”

20个耳光打过，少将的脸已经高高肿起。

“怎么样？”我好整以暇地剔着手指甲里的污垢，“痛快地说了吧？”

“要杀就杀我……我是贵族，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少将还在死撑；就算是我……落在魔属联军手上，他们也不会如此对待

我。”

“魔属联军？我还真忘记告诉你，落在我手上的魔属联军没一个死得痛快的，你以为我们的装备从哪里来的？”我对身边的参谋官说：“把缴获的魔属联军军旗拿给他看看。”

转眼间，一大堆军旗放在他身前，我想他一定看得头大。

“你是谁？”少将惊讶地问。

“神佑骑士、神属联军第九军团指挥官——科恩·凯达。”我说，“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斯比亚帝国现任皇帝菲谢特·夏麦陛下，还不见过陛下？”

我一个眼色，近卫就抓起他的身体，强迫他向菲谢特跪下。

“菲谢特……”他嘟嘟囔囔地说了一些什么话。

“你敢直呼我国陛下的名字找死！”我一拍桌子：“来人，东西拿上来！”

少将的身体猛地一哆嗦，而菲谢特坐在一旁也没说话。

军法官回身取过一个大包袱，在一旁的地上摊开——里面是一套套制作精巧的刑具，明晃晃得看上去让人毛骨悚然。

“本少爷很久都没机会玩这些东西了，换个角度说是你给了我这个机会，你还真可爱……”我大步走到他身前，双手互捏，指节一阵脆响，“你放心，我不会太早玩死你的，我会让你把这些东西从头到尾地享受一遍，然后再从尾到头地温习一遍，一直到你让本少爷满意为止。”

虽然少将还是没说话，但我却在他眼中看到了恐惧。

“嗯，你有光洁的皮肤、修长的手指，还有修理适度的指甲。”我示意近卫控制住他的身体，顺手拿起一套刑具，“对了，等一下你不要叫得太大声。”

说着，手中的钢针已经刺了下去。

“啊——”虽然我关照他不要叫得太大声，但凄厉的惨叫还是满营区都听得到。

“拜托，做事情要循序渐进才行。”我晃着手里剩余的钢针，“我才刺进去一根，你就叫这么大声；我要是再插几根，你怎么办？”

“啊！啊！啊……”少将额头上不断有大颗的冷汗滴下，整个身体都在抽搐，我真怀疑他是否听到我说的话。

我只好等他安静之后再插，一共才在他手指上插了5针，还顺带在他脚上插了一针，可他却晕过去7次——最后一次是被吓晕的。

好一阵，他才终于恢复过来。

“不行了吧，熬不住了吧？”我在他面前一件件把玩着其他刑具，看着他的脸说：“说了吧，你也年纪一大把了，当将军也不是一两天，扮铁血硬汉需要本钱，你会不知道？”

“不就是插几针嘛，我不怕！”少将说着硬话，却在流泪，“不怕……不怕。”

我立即站起来为他鼓掌，事实上我也不希望他马上就开口。

“你真是太可爱了，每时每刻都给我惊喜。”我对近卫说，“脱掉他的裤子！”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少将顾不得伤痛，身体奋力挣扎起来，“我是贵族！我有贵族的尊严，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哦，本少爷又忘记告诉你了，凡是落在本少爷手里的人，他们从未向我要求过尊严，也没资格要求。”我捏住他的脸，真挚地微笑着，“本少爷军队里有很多野蛮的半兽人，几个月来的激战让他们都憋坏了……看你水灵灵的、细皮嫩肉得像个娘们，我想他们会很高兴地接纳你。”

“你不能这样做，你这个混蛋！”

“混蛋？你私自到斯比亚参与叛乱，是你混蛋，还是我混蛋？”我冷哼一声，“本少爷从不怕被人骂！”

在他大声的抗议声中，下半身的衣物已经被剥了个精光，岩石出去叫进来十几个面带狰狞笑容的半兽人士兵。这些家伙嘿嘿地傻笑着，已经装模作样地在他身后排起队来。

“知道吗 这些都是普通士兵 像你这样的贵族玩物真是难得。”我继续践踏他，“你这高贵的身份、你这平时遥不可及的身体，都将极大的满足他们心中那份犯上叛逆的渴望！你不是也喜欢叛乱吗？你们可以多亲近亲近……等你们的感情破裂了，本少爷再把你挂在高点儿的地方示众。”

“啊……”少将疯狂地叫吼着，“给我……尊严！”

我使了一个眼色，已经有一只毛茸茸的手摸到了少将的肌肤……

“殿下……菲谢特陛下！”少将见自己危在旦夕，终于想通了，“陛下救我啊！”

“等一下 科恩总督，”菲谢特阻止了我；朕来问他。”

一听菲谢特说话，少将立即虚脱般地瘫在地上，泣不成声。

“是的 陛下。”我向菲谢特躬身行礼 随后对少将轻声地说，“你最好老实地回答陛下的问题，不然的话……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说完，我向菲谢特点点头。

“你是哪一个军团的指挥官？”菲谢特开口问，“受谁的命令来进攻本王？”

“回……回陛下 我是神属联军第十九军团的指挥官。”少将抬头说，“至于是受了谁的命令……请陛下原谅 我真的无法告诉陛下。”

听他这么说，我几乎想冲上去扒了他的皮，可菲谢特用眼神阻止了我。

“神属联军第十九军团啊！如果本王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神魔大战中，你军团所有的给养都是本王一手经办的……本王可曾少拨给你一针一线？可曾扣下你一个铜币？”菲谢特淡淡地说，“你又为何要攻打本王，置本王于死地？！”

“我是一时受人蒙蔽，请陛下原谅！”

“陛下原谅……陛下原谅……”菲谢特沉痛地说，“你可知我父皇与母后都不在了，他们就是死在你们这些人手中！”

少将急忙申辩：“陛下明鉴啊……圣都的战事，小将没参与！”

我在一旁大声恐吓：“没参与，也一样该死！”

“陛下仁慈，”少将几乎要崩溃，“我真的不能说……”

“告诉我，”菲谢特面无表情地问，“你花了多少年才升至将军？”

“回陛下，我自从投身军旅以来，一共花了17年的时间才到今天的军衔。”

“17年……这时间不算短，可以说你所有的青春都在这里了。”菲谢特的手指在桌面上画着圈子，“试想一下，本王把你交给科恩总督，你想他会怎么对待你？就算本王不把你交给他，而是直接把你押解回波塔帝国，你这前半生恐怕也白费了……当然，你或许还有再努力17年的勇气，可你国的君主还会给你这个机会吗？指使你的人会给你这个机会吗？”

少将的身体在微微颤栗。

“少将，其实本王并不想把你怎么样，但前提是你必须诚实。”菲谢特继续说，“你的一生、你家族的声誉，现在全握在你手中。”

“我要是说了……”少将摇摇头，“情况也不会比现在好。”

“作为一个将军，打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不知道轻重。我明白：指使你的人会为你宽心，可一旦本王一纸文书将你押解回波塔，有谁会来替你开脱罪名？指使你的人会站出来维护你吗？就连本王这等身份都有人想除之而后快，何况你小小一个少将？恐怕你人还没到国界，要杀你的人已经在等着你了。”菲谢特语气平淡地说，“对于他们的行事方法，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一死，谁会去照顾你的家人？指使你的人会吗？”

“可我……可我……”

“如果你现在说出来，本王可以考虑就地放了你。”

“放……放了我？”少将不敢置信地看着菲谢特。

“本王言尽于此，”菲谢特点点头，“该怎么做，你完全可以自己决定。”